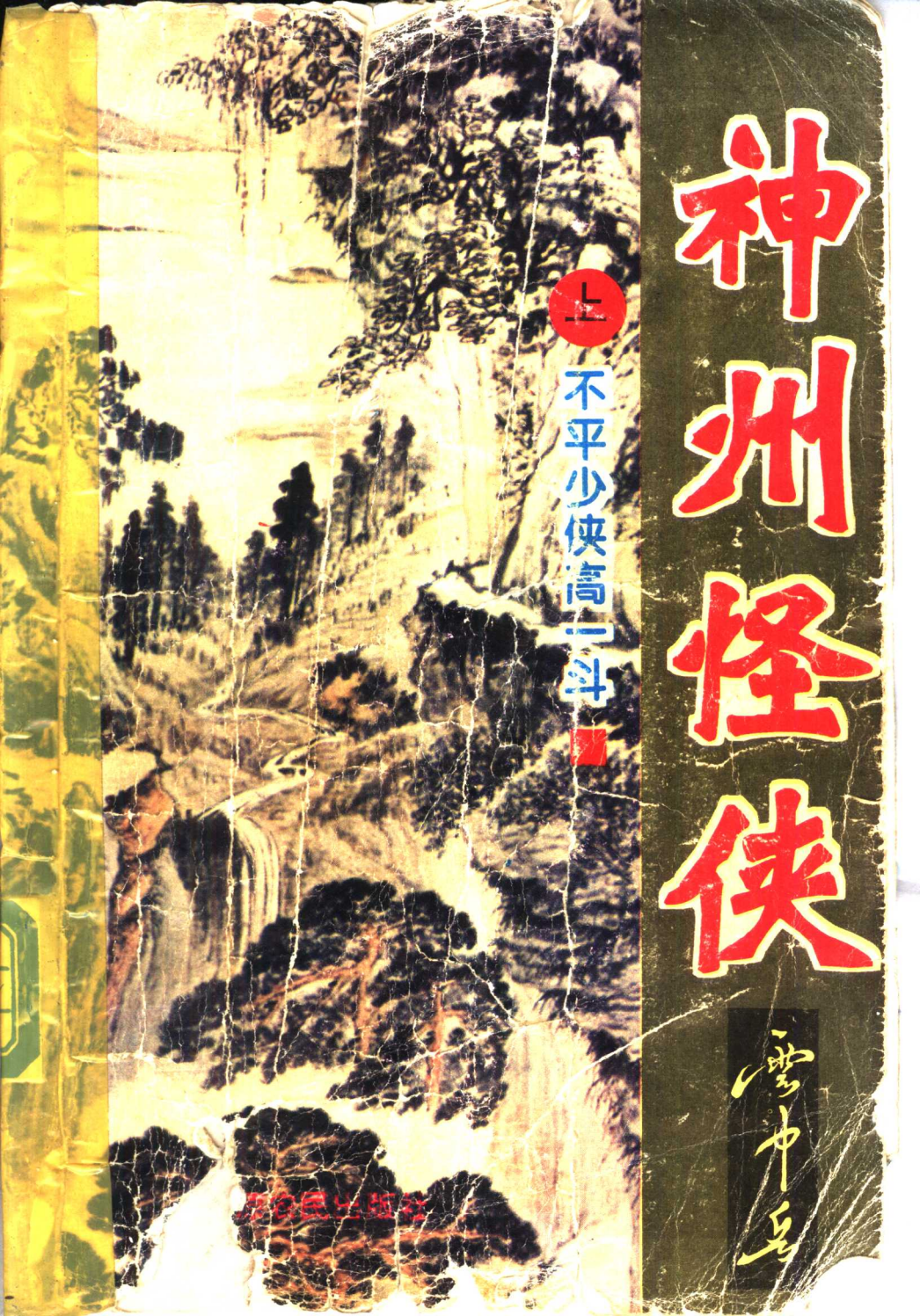


# 神州怪侠

云中岳

上  
不平少侠高一斗



不平少俠高一斗

雪中島

## 内 容 提 要

喋血江湖，剪径武林的天煞地魔任天仇，隐迹民间，封藏戒杀二十年后，为救一无辜稚童，重开杀戒，被四名武林顶尖高手暗中追寻，身陷绝境，他自知因果循回，命该休矣，自残肢体，仍未逃过这生死劫数。

十年之后，江湖再现狂飚，任天仇重现江湖，于是人心惶惶，风声鹤唳。弱冠之高一斗自幼历经离乱，饱阅人世苍桑，又俱得邪正两道两顶尖高手的真传，独具异禀，艺高人胆大，初入江湖，便淌血洗沉冤十年的浑水。他推波助澜，使这杀机四伏的武林更是倒海翻江。然而，江湖恩怨，身不由己，他滋事寻仇，被各门派群围追堵截，差点招来杀身之祸。他俊逸丰神，风流倜傥，又惹得浪女娇娘芳心乱颤，投怀送抱，尽享齐人之福。然则，佳丽若云争相妒，欺霜赛雪空自怜，纵使奇男伟丈夫，春风不度总伤情。他百念感怀，黯然神伤……

最终，经过江湖大洗礼，大浪淘尽，泥砂俱现，还原了武林本来面目。

该书情节扣人心弦，张弛有度，细节描写缱绻缠绵，活色生香，武打场面精彩纷呈，叹为观止，不读不以为快。

# 目 录

第 一 章	断肢毁体 .....	(1)
第 二 章	雪辱三年 .....	(25)
第 三 章	疾风劲草 .....	(49)
第 四 章	立地成佛 .....	(70)
第 五 章	恩怨之间 .....	(90)
第 六 章	毁容雪仇 .....	(111)
第 七 章	古堡魅影 .....	(133)
第 八 章	林中之战 .....	(154)
第 九 章	浩气长存 .....	(211)
第 十 章	乱珠成碧 .....	(297)

## 第一章 断肢毁体

一个老人，蹒跚地行走着……

老人看来年有六十开外，古铜色脸肤上满布着风霜侵蚀的皱纹。灰黑色的布带上围着一件没上扣儿的对襟大褂；裤脚扣束，一双短靴已破旧不堪。肩背上搭着个袋囊，微微显出棱角凹凸，似乎袋囊里除了衣衫用具外还藏有什么坚硬的东西！这时，他走进一处朴实的小镇，浓眉下一对眼睛异於常人，闪出熠熠精光，不住的前看后顾，好像在那些朴实乡民身上会有什么意外的奇迹发生似的！

在这个横贯官道的小镇街上，老人走进一家酒肆，拣了处靠窗沿的座位，吩咐店家端上来几碟荤素，一壶暖酒……

老人取下掩去半个前额的毡帽，露出了满头顶的银发。现在看得更清楚了，他那苍老的脸肤上透着幽郁、激愤、自傲、痛恨的错综神情。

他眺望窗外行云，仿佛梦回呓语似的，喃喃低声地自言着。

“快二十年了，……他们总该把我忘掉了吧……”

老人在酒肆吃了一会酒，重新背起袋囊，顺着官道向北面走去！

官道上，一边是葱翠浓茂的巨木丛林，一边是依山作坡的峰

麓，峰回路转，回延曲折。老人迷惘的四周看了一下，又继续向前踉跄而行。

突然，一阵惨厉呼叫的声音传来。虽然声音甚低，老人似乎微微一怔，凝神四顾，倏的向惨呼发出的方向找去。

在官道折角转弯处，一幕惨不忍睹的血淋淋场面投入老人眼帘，当他正在决定自己行止之际……。

一个七八岁的男孩“哇！”的一声呼啼，撞向他的怀里。后面衔尾急追的是个疾服劲装的汉子，手握一口缅甸刀，刀峰已堪堪接近小孩背后二三寸处……。

“哦……！”老人惊愕甫起，倏的左掌食姆二指疾伸，将落在小孩背后的刀锋钳住，挪腕微微一拖一推间，汉子手执缅甸刀仰天翻出三文。

“老伯伯！救命哪！……”孩子意识上的自然趋势，也不管面前是个什么人，一声呼救向老人怀里直钻。

老人一手将孩子抱起，放眼向前面看去，一辆四轮骡拉蓬车翻倒路边，地上肢离尸裂，模糊一片，景象惨厉凄绝之至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被老人推倒的汉子已随同七八匹骏骑和一批膘悍精壮的汉子，潮涌似地向抱作一团的老小二人围了上来。

一个虬须漫颊粗眉戾目的劲装汉子，突然越出众骑，怒目瞪视，朝老人扫了一眼，沉厉峻声的戟指喝道：“老家伙，恁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找上了雷电七煞的岔子，且把名号说出来听听，让爷儿们超渡你登天！”

老人精眸凌芒暴射，向遍地尸骸看了一瞥，倏的“呵呵！”一阵凄厉长笑，接着冷冷道：“老夫二十年没有用名字了。在老夫看来，你们今儿杀的这几个人，还抵不上当年死在老夫青锋口上的一点零头尾数呢。”

雷电七煞听老人说出此话，不由同是一阵错愕——眼前这乡巴佬似的老头儿，除了一对眼神精芒闪射异于常人外，亦未见得有什么特殊之处！

这时七匹骏骑中，一脸肤皙白的劲装武生厉声喝道：“老家伙，你是谁？”

老人并不回答，仍继续漫声说道：“闯行江湖，杀人势所难免，落手到懦弱妇孺的头上，岂能称上侠士英雄，不过草莽盗匪之辈……”

方才发话武生听得激怒已极，“嗤！”的一声喝叱，挺剑划起一缕粼粼光波，疾朝老人胸腰处扫来！

老人手抱娃娃，挪身微微一错武生银剑已经剃空。因用力太猛，武生差点从马背翻落，急得骇然抽剑疾退，愣住半晌！

老人精眸凌芒闪然一瞥，并不回招，接着道：“昔年老夫杀人无算，尸骨遍野，少说亦在三千之数以上，却全是铮铮铁汉，江湖人物。——嘿！像你们这些江湖败类？……真还不值在老夫‘太阿剑’下超度……”

老人说到这里，雷电七煞中一个看来年次最长，也就是最先发话的那个满脸虬须的汉子，突然脸色骤变，神情显得紧张至极，颤呐呐的道：“你……你是天下武林追踪缉捕将近二十年的天煞地魔任天仇？……”

老人双眸冷电暴射，扫过雷电七煞，点头冷冷道：“嗯！正是我，……你们知道了，就得把命留下！……”

天煞地魔任天仇说话的声音虽轻，但这缕声音听入雷电七煞耳中，却仿佛激雷行空，巨锤击顶，一个个被镇得呆立当场。

老人神情仍是十分宁静，看着远处一角丛林，似乎在追忆昔年往事，脸色落漠，缓缓道：“二十年，死在老夫‘太阿剑’下的

正邪两道的人物不下三千之数，震撼武林，赢得‘天煞地魔’之号，被天下武林高手跟踪追杀已二十年。事实上老夫当年并未错杀一人……就正像你等这些奸盗掳掠，剪径截劫，犯了杀不可赦之罪之辈。可是武林中却因着门户派别，人情权势，把彰罪迹掩饰……”

雷电七煞一个个听得心胆俱裂……。

须知，天煞地魔任天仇远在三十年前已震撼天下武林，但从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宗派，以及他一身已达无法思议的武功是从何而来！

天煞地魔平时独来独往，不理正邪各门各派都是一视同仁。生杀之际，全凭自己喜怒意念而定，且出手狠毒。“太阿剑”下，从未留过一个活口，以致杀孽重重，怨声载道！

他闯行江湖十余年间，自僧尼丐道，武林隐异，至牛蛇鬼神，魅魍魉之辈，丧命在他“太阿剑”下的人竟有三千人数之多。整个武林为之哗然，引起正邪各辈公愤。当时武林中竟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凡能取得天煞地魔任天仇首级者，即公认其为天下武林之尊！

这一来整个武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而天煞地魔任天仇亦到了杯弓蛇影，寸步难行地步！近十年来他才易容改装，隐身匿迹，过着逐水飘萍似的生活。

雷电七煞在北地江湖原是剧盗悍匪，此番撞进天煞地魔任天仇手里，亦真算是天理循环，因果不爽……

当雷电七煞闯道江湖时，任天仇已游踪飘急，离开是非武林。在他们七人心里，只是稔熟这“天煞地魔任天仇”名号，可从来没有会过一面，对他一身所负武学，仅是耳闻江湖上的传说而已……。



现在站在眼前的这位曾经叱咤武林，风流一代的人物竟是这么个貌不出奇的糟老头儿。虽然适才七煞中的一个已领教过他的厉害，但蛮横一方的七煞，那就能因此心服。

雷电七煞都怀着同样一个心理，与其乖乖授首，不如七人并肩拼个死活。何况自己七人都是此地成名人物，万一能将天煞地魔任天仇的脑袋取下，岂不可以平步青云，取得天下武林第一之尊！

雷电七煞同是眼神一转，各个心里都已打定主意。任天仇话未落完，陡地虬须汉子一声暴叱，会同其余六煞，带领一众汉子，怒潮似地向天煞地魔围了上去。

天煞地魔任天仇“哈哈哈哈哈！”一阵激厉长笑，左臂抱着小男孩，笑声甫落，一声暴叱！

众汉子堪堪围近，只见他单掌一挥。陡然间，一风云似的潜力四向展开……“铮锵！”一阵金铁交鸣声起处，众人手上的长剑，缅甸、宣花斧、虬龙棍、雷火鞭、判官笔等各式兵刃，宛若漫天花雨似的折断飞脱……。

天煞地魔任天仇接着一阵狂笑，单掌再次一挥，惨呼厉号，……血肉飞溅，肢体翩舞……。

官道上，又平添了一堆堆血尸残躯！

这真是一个奇迹。天煞地魔任天仇单掌展出此等毒辣招式，把雷电七煞在眨眼间，连同他们坐骑震成血肉一片。而他臂弯里抱的小孩不但没受到惊骇，且睁着一对又圆又大的眼儿，滴溜溜的在看着呢！

任天仇招势甫落，盯视着遍地尸骨时，那小孩突然道：“老伯伯，他们都死啦？……”

天煞地魔任天仇听小孩此说，心里不禁微微一震，诧异地问

道：“孩子你不怕？”

小孩儿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珠儿，闪出异样的光芒，看了遍地血尸一眼之后，喃喃道：“老伯伯替一斗爹妈报仇，一斗不怕！”

敢情一斗这个回答有点出乎他的意外，任天仇不禁对臂弯里孩子多看了几眼。只见孩子长得方面大耳，粉妆玉琢，天资禀赋奇佳，遂和颜问道：“孩子！你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一斗小手摸着任天仇背肩上的袋囊，嘴里答道：“爹叫高维雄，我叫高一斗。爹在保定做买卖，这次搬家经过这里，谁知竟碰到这些强盗，爹妈都被杀了……”

一斗吐语清晰口齿伶俐，说到这里伏在任天仇肩上，呜呜的啼哭起来！

任天仇心想孩子无辜，竟横遭这等惨祸，心头亦感到一阵惻恻之感，不禁一手轻抚一斗的头发，怜爱道：“一斗你别哭，告诉我你还有没有亲戚，我送你去？”

一斗啼哭着道：“一斗一家都给强盗杀了，亲戚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老伯伯，我就跟着你啦！你喜欢我，一斗大了会孝顺你！”

天真儿语却是流露着一片真情，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天然地魔任天仇，也不禁为之动容。只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，又哪里能了解武林中的诡譎与凶险。

任天仇喟然叹了一声道：“孩子，你不能跟着我。你不知道有很多人要来杀我，如此会害了你……”

一斗嫩嫩的小脸上挂着泪球，楞住半晌，似乎一时不能尽然了解任天仇所说的话。片刻之后，他那黠慧浑朴的小心儿，居然将这个问题想通了，倔强地分辩道：“老伯伯，要不是你来救，爹妈的仇不能报，一斗也死啦。老伯伯！有人害了你，一斗长大一样会替你报仇。老伯伯，一斗现在没有地方去嘛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小手拭泪，珠泪儿一滴滴又掉下来！

天煞地魔任天仇这个铁石心肠，杀人无数的刽子手，此时竟为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，感动得流下数滴英雄热泪——他自从无意中习得一身盖世无俦的绝学后，数十年行道江湖，几曾想到这身后问题。

孩子的天真无稚启发了他意识中久已淹没的人生真谛，他突然把一斗放在地上，肃穆而慈爱的道：“孩子，你怕不怕吃苦？”

一斗摇摇头，转首看了一下双亲遗体，目含泪光，低声道：“老伯伯，你报了一斗爹妈的仇，再要怎么苦一斗也会跟着你……”

老人陡然一阵“哈哈！”长笑，音韵凄怆激厉。在他的心灵上，似乎得到某一种的满足，笑罢指着一斗道：“孩子你跪下，磕三个头叫师爷，别叫老伯伯了。”

一斗照老吩咐，恭敬葡跪，口称：“师爷，一斗向你磕头！”

天煞地魔任天仇又是一阵敞声大笑，音韵过处穿山裂石……倏的一手把一斗扶起，朝官道前后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一斗，且让为师先把你父母尸体葬好了，我们就走！”

说着从袋囊里抽出一口比寻常宝剑略短五寸的宝剑，剑身出鞘，一片溶金散银，冷芒闪闪。不消盏茶时候，已在官道边树林处，挖成了一个深坑，把高一斗父母掩埋入土，接着转向一斗道：“孩子，你跪地三拜，谢过父母一番养育之恩，将后有日重来此地时再将此墓整修。”

一斗一对晶莹而澄澈的大眼睛里，蕴孕了一泡泪水，在父母土壤前磕了三个头……

当一斗行礼之时，天煞地魔任天仇不停放目四顾官道附近的动静，一见一斗行礼完毕，很快地舒臂把他抱起，一声长啸，疾

向官道北首逸去！

到了人迹稀绝之处，他便展开超凡绝伦的轻功，宛若驭风追电，星飞电奔，若莫两个时辰，已来到泰山山麓下邻近界首县城的一个小镇外面。

任天仇从口袋里取出一颗黑色黄豆般大的丸子，在掌心里碾碎，唾上一点口水，调成水汁抹在小一斗脸上。接着又将小一斗一套锦缎衫裤，扯了几处窟窿，涂上了泥水土尘。顿时把一个粉塑玉琢、肥白可爱的小一斗扮成了一个乌霉阴暗、衣衫褴褛的小要饭的！

他将一斗从头至脚打量一遍满意地点了一下头，又慎重地嘱咐道：“孩子，进镇以后，在人迹稠密处最好少说话，万一师父遇有意外，你自己赶快逃命。”

任天仇说时，一斗唯唯点头。当他听到下面几句，摇头倔强地道：“师父如遇着意外，一斗伴着你死也不要离开。”

任天仇听得轻吁一声，微微点头……

二人进入市镇，一斗小手拉了任天仇裤腰，彳亍于于地跟在后面。看起来，真像一个乡巴老头儿带着小孙子进城。

这时崦嵫日落，暮色回笼。任天仇带着一斗在走至一个巷尾时，他的脸色突然一变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匆促地拖了一斗，走进横街静僻处一个兼营饭店的客店里！

夜间任天仇令一斗先睡，自己手握酒樽，在客房里饮了近整夜的酒，神情显得不安已极，直到四更过后，才勉强上床略事休息。

天才初曙，任天仇叫起一斗，悄悄离开客店继续向官道北边行去。

途经鲁北界首县城，任天仇并不落脚，绕城而过！一斗年纪

虽值稚龄，却是天资禀赋非凡，看出师父神情有异，嘴里虽不敢问，但在师父手臂里，一对大眼睛却是朝官道四周滴溜溜的看个不停！

越过界首县城后人迹渐渐稀少，天煞地魔任天仇弃行官道绕上山径小路，展开轻功扶遥登山！

一斗诧异的问道：“师父，咱们怎么上山啦？”

天煞地魔轻轻“嗯！”了一声，一边走一边说道：“走山路不会遇到人，走起来可以快一点！”

事实上天煞地魔任天仇有很多事，是他身畔这个年幼徒儿所无法了解的。是以，他只能以这种极简单的话来作为对一斗的回答。

任天仇的轻功造诣已到了凌虚飞渡，驭风追电的超绝无伦的地步，身形过处仿佛冷电奔云。未消半个时辰，眼前景象又是一变，重峦叠翠，山色雄秀，一片云海浮沉，但见烟雾缥缈。

任天仇抱着一斗越过峻岭危峰、深谷绝渊，来至一环山兜抱幽谷深深的所在。

一斗小手抚着任天仇急喘起伏的胸脯，一片童心真情流露地道：“师父，你歇歇吧，你累啦！”

孩子寥寥数语出自真诚，任天仇听来心里却是感到莫大安慰！须知，天煞地魔任天仇自从巧得旷古奇遇，无师无门，习得一身惊世绝学后，平时闯荡江湖，始终独来独往，几曾领略过这种宝贵的温情。何况这几句关切的话是出自他八岁大的小徒儿嘴里。

任天仇放下手臂弯里的一斗，轻抚着他的小脸儿，含笑道：“咱们就在这山谷里休息一会再走！”

小娃儿一对晶莹澄澈的跟珠儿朝任天仇眨了眨，盛然的问道：

“咱们上哪儿？师父……”

一斗问出此话，一时把任天仇弄得楞住半晌。他二十年来躲避天下武林高手追杀，到处飘泊，何尝想到过这件事。一斗如此一问，他那里答得出话来。
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孩子！二十年来，你师父从未来不曾有过固定的居所……孩子！你能挨得住这苦？”

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两天以来，已完全变成了一个慈爱的尊长——这是“人性”。

暮地里，一声“嘿嘿嘿！”沉声狞笑传自山林深处，笑声甫落，有人发话道：“天煞地魔任天仇别来无恙，江河汇海，不想老夫山陵樵子钱雄熹会在鲁西马蹄山，又与尊驾相遇。”

任天仇听得霍然一怔，这种“驭风传音”功夫乃属于内家最上乘的一种功夫，天下武林中少有能施用者。

天煞地魔一怔后即恢复镇定，低头自言自语地道：“果然自己并未看错，昨晚小镇街巷所看到的果是这老怪。可是凭自己这份轻功，他竟能衔尾追踪来此，难道他山陵樵子在这廿年间，又学了什么绝学。”

想到这里，心里不禁微微一寒！

原来，山陵樵子钱雄熹为了天煞地魔任天仇出手狠毒，一夜之间，杀死了他十二个徒弟，将他恨之入骨。虽然知道自己徒弟行为欠正，惹上杀身之祸，可是究竟师徒情深，谁不爱惜自己羽毛。事后曾与天煞地魔任天仇激战过三次，但每次总是技差一着，铩羽而归。这次竟又天涯追踪，尾随来此……

山陵樵子话音甫落，又是一阵“哈哈！”清脆悦耳的笑声传来，音韵清晰绕耳，似乎内家真功，又高过山陵樵子一筹！话声随在笑声之后传来：“任天仇！自从蜀东巫山十二峰一别，区区玉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